



文學旅人的重新啓航

「珍·奧斯汀節」過後

蔡明燁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所研究員

我雖然愛書，也讀了一輩子的書，但是就像國、高中時代曾爲了考試而讀書時，往往會讀到「麻木不仁」的地步，總要在忙中偷閒地去讀毫無目的的閒書時，才能確切體會到讀書的樂趣一樣，最近幾年來習於爲工作而讀書之後，其實已經很少再爲讀書而廢寢忘食過，更好像已經很久不曾讀到令自己感動的作品了！於是好不容易在里茲（Leeds）安頓下來之後，我開始深切地思考讀書之於我的意義，發現不知不覺間，我似乎已在習以爲常的慣性中陷入了「死讀書」的胡同，而「讀死書」的困頓，則又恰似我心靈狀態的反映……。因此我痛定思痛，覺悟到所該調整的並非自己的書單，而應該是自己的生活形貌與過日子的心情了。

今年9月中、下旬去了一趟巴斯（Bath），參加珍·奧斯汀節（Jane Austen Festival），可以說便是一個對生活新的試探，也是給自己一個重新整裝出發的契機。俗語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意思應該是說書中的知識必須由生活的經驗與遊歷的見聞中去加以證實，才算得上是活的知識，又或者是說，行遍千山萬水所得到的收穫，與博覽群籍所獲得的智慧可能各有千秋的意思吧？不論做何解釋，旅行的重要性顯然和讀書不相上下，所以我想要暫時放下書本，攤開文學地圖去展開一場實地的冒險。

十幾年前剛來英國的時候，我就曾經去過巴斯，但那時走馬看花，只記得這是一個漂亮的都市，唯此番再度拜訪，心裡知道奧斯汀曾在此處住過了六年的光陰，從而成爲巴斯最愛拿來對外炫耀的名人，同時在奧斯汀筆下，巴斯無疑是十八、九世紀英國的社交中心，於是足跡所到之處，在在便能看到巴斯時尚、富裕的風華，即使到了今天，巴斯迷人的風采依舊，沒有倫敦的喧鬧，卻有幾許中上流社會的時髦，又有著名的溫泉，再加上整個城市綠意盎然、河畔青青，坐在船裡遊河，真的可以體會到爲什麼英國的仕紳名媛會爲了巴斯而陶醉，同時也因爲他們的駐足，一度將巴斯變成了王公貴族們的社交重鎮。

我發現珍·奧斯汀節和其他的文學節有一些本質上的差異，也就是一般文學節還是比較靜態的，有很多的演講、對談、作者的朗誦及簽名會等，但奧斯汀節卻顯得很動態，長達兩個星期的慶典多以「寓教於樂」的活動爲主，除了化妝遊行之外，還有好幾場仿古舞會、餐會、市集、徒步遊（walking tour）……等項目，光是聽著就教人嚮往不已，難怪幾乎每場活動的入場券都全告售罄！不過我

能夠目睹奧斯汀迷隆重而盛大的化妝遊行，繞了大半圈的巴斯市區，並且在仿古市集裡一窺十八、九世紀英國中產階級的生活一隅，倒也感覺不虛此行。

從奧斯汀節回家之後，我意猶未盡，10月份又去參加了耳熟能詳卻始終緣慳一面的依爾克里文學節（Ilkley Literature Festival）。依爾克里是位於北英格蘭約克夏（Yorkshire）鄉間的一個小鎮，丘陵環抱，美不勝收，對於想要逃離喧鬧都會的人來說，從伊爾克里市區只要5分鐘的路程就可以進入山野綠地，但是對於需要或喜愛都會環境的人們來說，則伊爾克里的交通又相當便捷，離北英格蘭的兩大重鎮——約克和里茲都很近，得天獨厚的條件，使伊爾克里居民的生活優渥富足，政治風氣上傾向於支持和中上層社會較為契合的保守黨。

依爾克里文學節不像珍·奧斯汀節那樣只定位於一尊，而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長達兩個多星期的活動期間，有上百個節目可供愛書人選擇，開幕式由前英國首相夫人雪玲·布萊爾（Cherie Blair）點燃第一炮，暢談她的自傳《自我表白》（*Speaking for Myself: An Autobiography*）；閉幕式則由大名鼎鼎的小說家兼文化評論人威爾·塞爾夫（Will Self）坐鎮，為讀者講述他的新書——由相關題材串聯而成的短篇小說集《肝》（*Liver*），並和現場觀眾進行了一場機智幽默的問答。

我很驚訝於受邀參加伊爾克里文學節的名人多如過江之鯽，可惜的是主講者的名聲越大，自然越是一票難求，而讓我望著節目單悵然興嘆的就有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以小說《凱文怎麼了？》（*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摘下2005年柑橘獎一炮而紅的女作家希薇芙（Lionel Shriver）、英國著名的戰地女記者凱特·艾迪（Kate Adie），以及因《柯雷利上尉的曼陀鈴》（*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而享譽國際的浪漫小說家貝尼雷（Louis de Bernières）等！不過其實我也算很幸運，搶得了先機得以親耳聆聽塞爾夫、中國女作家欣然、在英國演藝圈享譽四十多年的兩位喜劇健將兼寫手——葛萊姆·加爾頓（Graeme Garden）與巴瑞·克萊爾（Barry Cryer）等人的現身說法，此外基於我個人的學術背景，另外選擇了兩場與媒體專業相關的場次，其一是重量級歷史性紀錄片製作人艾賽克斯（Jeremy Isaacs）與唐寧（Taylor Downing）兩人的對話，透露了數十年來英國電視紀錄片界的製作內幕，其二是長空新聞頻道（Sky News）總監孟克（Adrian Monck）具有爭議性的演說「我們能信任媒體嗎？」——每一場演講與訪談對我而言，都很值回票價。

我在拙作《英倫書房》中，曾經寫過一篇介紹塞爾夫的文章，文中三番兩次用到了「令讀者望之生畏」的字眼來形容他，那時當然是只憑他的作品、媒體的印象以及個人的想像所下的結論，此次終於親眼目睹了塞爾夫在偌大講臺上的表演，更覺得他確實教人望之生畏！不過也因為他才氣縱橫、妙語如珠，在對他的冷幽默與銳利的辭鋒感到「敬畏」的同時，倒也對他產生了從前所想像不到的好感。他的新書《肝》，每篇小說都是以肝臟為主題的創作，或討論安樂死的倫理，或處理酗酒過度的問題，在一片愁雲慘霧中讓讀者情不自禁地生出一朵弔詭的微笑——人生，唉！不過如此吧？——的一種無奈與自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中文創作但以英文出書的欣然。欣然可是說是繼寫出了《鴻》



(Wild Swans)的張戎以來，另一位在英國成名的中國女作家，曾經在中國軍方的廣播電臺擔任記者與主持人，1997年移民倫敦之後，以她過去在廣播電臺的訪談為經緯，出版了《中國好女人》(The Good Women of China)一書而備受矚目，從而受邀開始在《衛報》(The Guardian)寫專欄，接著又出版了《中國人不吃甚麼》(What the Chinese Don't Eat)、《筷子小姐》(Miss Chopsticks)等評論及報導文字，來到依爾克里的這一刻，則是為了主打她的最新作品《見證中國》(China Witness: Voices from a Silent Generation)，本書內容與《中國好女人》及《筷子小姐》頗為相近，是一段段她在中國所訪問的小人物的故事，不過前兩本書都只講女人，《見證中國》則沒有性別的差異。

欣然顯得很親切，回答問題時也非常坦誠，但也正因她的毫無掩飾，我發現她所蒐集的中國人事或許都有深刻的意義，可是當她跳開了小人物的心聲，而想要從更大的中國歷史、文化、政治與社會制度去解釋這些個人的悲劇，或者闡述為什麼她用「沉默的一代」在書名中描述這批小人物時，卻顯然力不從心，做出了許多似是而非且過於浮面的說明，恐怕不僅不能為在場的英國觀眾解惑，反而更加誤導了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令人扼腕！

欣然的婆婆是英國著名的小說家瑪麗·衛斯理(Mary Wesley)，據欣然自己說，她之所以會嫁給現任夫婿托比·伊迪(Toby Eady)，便是瑪麗的大力促成，而托比本人也不容小覷，是英國舉足輕重的文學經紀人，也所以欣然本人創作不懈的努力，固然是她之能成為英國暢銷作家最重要的根本，但托比的影響力相信亦是功不可沒，尤其是能找到高品質、高效率的翻譯家，幫忙欣然將各種中文手稿快速翻成英文出版問世，更是難能可貴。

短短兩個月的文學旅行，既使我開了眼界，也使我獲得亟需的心靈紓解，願從此再度揚帆啓航，在書海中繼續快樂遊蕩，也在活生生的文學世界裡尋找更多的靈感與智慧的啓發。